

# 樸園老人楊宣誠

范叔寒

## 志切光復組流血會

海軍耆宿，海軍中將楊宣誠將軍，字樸園，晚年別署樸園老人。生於民前二十二年（一八九〇）世居湖南長沙東鄉福臨鋪葛家山，和左舜生

，章孤桐（士釗），以及毛值澤東的丈人楊華生（懷中）居處，相去僅僅十多里。（左、章、住安沙，楊住板倉）而兵工專家李承璽（次青）則和他比鄰而居。

樸老先世務農，到了他父親這代才改業經商

，數年之間，頗有所獲，於是廣置田產，積有田租千石。湖南鄉間，素稱貧瘠，家有田租一二百石的，已算小康，楊家有租千石，自是富戶。當前清同光年間，鄉里土劣，對富人多施壓迫，他父親對此非常憤慨，就把樸老兄弟八人，不惜重資，送往求學，博取功名，遜清末

年，他的兄長們，多有中鄉試，獲得青衿一領，樸老行十三，在兄弟行中，是最小的一個。

他六歲啓蒙，十歲學八股文，時科舉已廢，由他五兄攜至省垣，就讀於師範館附屬小學。適有留學日本的鄉賢輩帶回梁任公所著「迷津寶筏」和留學生編「遊學譯編」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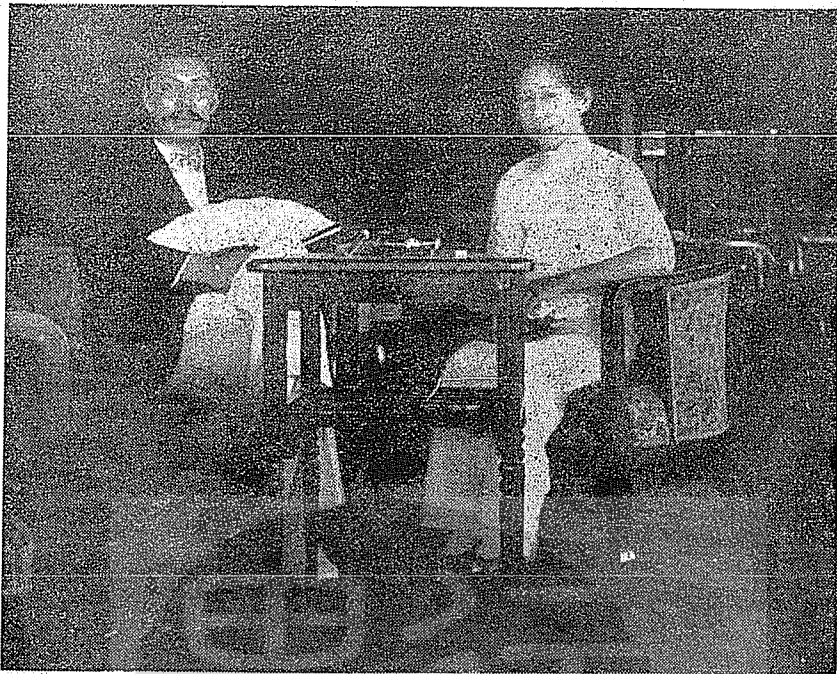
楊宣誠將軍任中華民國駐日本大使館武官時攝，時年四十七歲。

等書刊，他從這些書刊中得知天下大勢，思想進入了新的境域。及至黃克強、陳天華諸賢豪，同到長沙，鼓吹革命，散發「猛回頭」，「新湖南」等書，並常發表演說，樸老深受感動。於是結合革命先烈易本義，胡瑛、王鴻勛等，組織「流血會」，憑着一腔熱血，想給清吏們嚴重打擊。長沙知府旗人某，兼小學監督，每逢初一十五，必定到學校率領師生，祭祀孔子。樸老與同志友好，密藏柴刀，擬乘行禮時，斬下知府人頭。殊事機不密，為學校當局所知，召來家長，將這幾個學生，交給帶回，樸老被送回鄉間，禁錮在家，不准出門。過了半年，他父親六十大壽，親戚戚友前來祝壽，大家一面勸誡他，一面向他父親說情，經他寫下悔過書，立誓發憤讀書，永不滋事，才得到他父親的允許，再到省城，考取中路師範學堂，這所學堂的校長是譚祖庵先生，對學生管教很嚴，樸老這時一腦袋民族思想，懷着推翻滿清的革命大志，每有集會，常常登台演說，抨擊滿人政府，當然不為學校所容而被開除。幸而他的兄長們，都深深的了解他的志向，又恐怕在國內遭受危險，於是籌措學費，送他東渡日本

，依靠他留學日本的七哥，住在日本讀書。

## 留日學海軍的軼事

他留學日本時才只十六歲，正當日俄戰爭以



民國二十二年楊宣誠將軍偕夫人劉翰儒女士在東京寓所合影。

後，日俄之戰，日本原是戰勝國，舉國上下，對出征回國軍人的愛戴情緒，異常熱烈。樸老看眼裏，深受感動，認為一個國家，必須賴有忠勇軍人，效命疆場，殺敵致果，才能確保國家的強盛，否則，只有被人宰割，淪於滅亡。遂毅然決心學習海軍。其時適逢我國留日海軍學生，百人中，有數十人因故退學回國，大使館公告招考補缺，樸老剛由宏文書院畢業，就往投考，獲得取錄。但，此時

正當日本積極擴充海軍，海軍兵學校（即海軍士官學校）校舍有限，不能容納衆多學生，將中國學生另行安置在東京商船學校，由海軍省派員監督教授。在海校三年，中國學生往往受到日本學生的欺侮，樸老年輕氣盛，不甘雌伏，一天，在忍無可忍下，奮勇糾集中國同學和日本學生鬥毆起來，雙方各受傷十數人，當時日生四百人，華生僅百餘人，在衆寡懸殊下，居然打敗了日生。此後日生不敢再輕視華生，並挽請校長斡旋，向華生道歉。由這件事，樸老深深的體認到日本「服強不服弱」的國民性，你要怕他，他就欺你，你不怕他，他反怕你，本此經驗，後來從事對日交涉，抱着「不屈服」的原則，與日週旋，日人反而對他表示尊敬。海校畢業後

，又入橫須賀海軍砲校及海軍水雷學校，以優異成績卒業。

樸老留學日本海軍學校時，曾創辦「海軍」雜誌，創刊之先，走謁黃克強先生，請題封面「海軍」二字，黃立時應允，寫好交給給他，並留他吃飯，和他談論一些革命的大道理；談到滿清腐敗，列強冀圖瓜分中國的危機，悲憤填膺，聲淚俱下，他很受感動，申請加入同盟會，這時他才二十一歲。

## 從武昌到海參威

樸老在日完成學業之時，正國內武昌起義之日，東京同盟會支部下令全體會員，回國參加推翻滿清的聖戰工作，先是，海校畢業生正候分派艦上見習。接到這項命令，全體應命回國，到達武昌，他去謁見黃克強先生，立奉派充楚泰軍艦槍砲官兼教練官，繼又兼任援鄂艦隊參謀官，在楚泰艦工作約一年，受不了當時海軍內部門戶之見的傾軋，乘該艦開赴上海修理之便，面謁在上海養病的黃克強先生，訴陳中國海軍的積弊，無法繼續工作。克強先生勸他到歐美去讀書。並為介紹湖南省府，乃得以官費送美留學。

他是在民國二年西渡新大陸的，抵美之初，在舊金山青年會補習英文，半年後，到洛杉磯進了南加州大學商科，讀了不到兩年，國內發生巨變，二次革命失敗後，湖南省府，取銷出洋留學官費，學費來源既已斷絕，不得不束裝東歸，此時袁世凱正謀奪國柄，帝制自為，鬧着「洪憲」醜劇，驍騎四出，捕殺國民黨人，他避居日本

，不能回國。正在進退維谷之時，克強先生在東京創辦一所法政學校，收容流亡黨人，延聘他做教授的翻譯。於是，居停在日本，研究經濟政治。

到了民國四年，再從日本回到湖南，正當袁世凱私自和日本簽訂二十一條喪權辱國的條約，舉國譁然，羣起反對，教育界更為激烈，時湖南高等師範，聘請的日本教師，都解聘回日，遺下的日文講義，高師校長吳雁舟挽請他担任翻譯工作，他在一個暑假期間完成。吳雁舟看到他在短期間譯完巨著，而且不計報酬，文字優美，對他甚為敬重，就聘請他教授英，日文。後來城南書院，第一師範，法政專校，都爭相延聘。

民國六年七年，北洋軍閥張敬堯來到長沙，軍紀廢弛，橫徵暴斂，湖南人民，陷於水深火熱之中，樸老教學之餘，和幾個志同道合的友人，

# 武樂

樸園老人識

楊宣誠將軍篆書「長樂永康」墨跡。

研究安定民生之道，適逢蘇俄十月革命成功之後，組織蘇維埃政府，標榜社會主義，他爲了好奇心，乃開始社會主義之研究，不久，前留日陸軍學生監督周仲玉担任駐海參威軍事聯絡。電召樸老前往相助，他應召前往，旋就任國泰軍艦艦長，在海參威兩年，潛心對共產主義及蘇維埃制度之研究，體認二者，不過是一種理想主義，如欲實行，非世界進於大同，恢復太古時代狀態不可。從此放棄研究，這時他的心情惡劣，大有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之慨，於是，於民國九年秋，由海道經上海回到長沙，此時湘政已由湘人主持，幾多舊雨，都成了湘省新貴，省長趙恆惕邀請他担任省府交涉股長，不久，北軍已進入湖南之北，南軍進入湖南之南；湘省政局，岌岌不能自保，湘人於是提倡聯省自治，制定省憲，政府高級官吏都要經過選舉。他被選任爲交涉司長，直到民國十五年，北伐軍抵定長沙，唐生智把趙恆惕趕去上海，他才解職。

## 六 一 慘案長沙清共

在交涉司長任內，整整三年，其中民十三年，長沙發生「六一慘案」，湖南人民，羣情激憤，抗日運動，如火如荼，尤以學生最爲激烈，抵制日貨的狂潮，甚囂塵上，日商戴生昌輪船公司，也被搗毀，八角亭，坡子街一帶大百貨公司，所有日貨，搜集堆在教育會坪，付諸一炬。日艦陳兵水陸洲，炮口指向省城，對省府加以威脅，情勢十分緊張，風聲鶴唳，人心惶惶。

樸老以交涉司長，職責所在，獨自一人，登上日艦，不屈不撓，據理力爭，幾經折衝，日人素重樸老之爲人，終於獲得完滿解決，長沙賴以安謐。

民十六，共匪叛亂，日漸猖獗，劫火蔓延，人心騷動，樸老自海參威回湘後，倡言反共，隨在抨擊共匪，以國家禍亂根源，在於赤禍，必須根絕。致遭共匪痛恨，目爲「死硬派」，非置之死地不可。隨時有遭狙擊的可能，他在湘不能立足，潛往漢口，受聘於武漢大學，教授日文，嗣中央明令清黨，許克祥在長沙發動馬日清共，他才回到長沙，旋中央任命他爲湖北特派交涉員。直到翌年十月辭職回湘家居，潛心研究國際軍縮問題，著「軍縮會議之回顧」一書，由東北海軍編輯社出版，一時洛陽紙貴，頗爲暢銷。

## 開羅會議且說澎湖

民十八，湖南省府又任他爲省府祕書，專負與外人交涉之責。秋間共匪攻陷長沙，他倉皇逃出危城，去到武漢，又受武大之聘。及至「九一八」，「一二八」事變，相繼發生，日本侵略中國的獍狴面目，暴露無遺，中日關係，日趨惡化，駐日公使蔣作賓建議中央，加派陸海軍武官，協助辦理對日交涉。參謀本部電召樸老入京，發表他駐日使館海軍武官，他認爲自己脫離軍界已久，對當時軍中情形，茫然不知，不能知彼己，無由發揮縱橫陣合的效用，要求先在參謀本部，研究若干時日，再行赴任。這樣他就當起參謀本部的少將高參，到了七月才赴日履任。此時，我

們的處境很壞，正應了「弱國無外交」的諺語，外交活動，非常困難。他憑着一股愛國熱忱，想盡辦法，周旋於新知舊雨間，經過一年的時光，業務才稍有開展，瞭解日本內情，提供政府對日交涉的策略。二十二年，奉召回國述職，不久又派他充任參謀本部第二廳處長。他向中央建議，多派武官赴各國研究其軍事措施，以作建軍之借鏡，並佈置國際情報網，調查各國軍情。均蒙採納，乃授予創辦武官訓練班之任務。於是，竭盡心力，積極籌劃，奠定規模，訓練了一批青年才俊，發揮了訓練的效用。二十七年，抗戰軍興，奉調第一部情報組處長兼第五部對敵宣傳組組長，隨後第一部改組為軍令部，調升中將高參，派在漢口，担任接待外國武官及外國新聞記者的責任。翌年一月，政府西遷，調充軍令部第二廳廳長，主管國際情報專責。在職六年，獻替極多。三十二年，奉調軍委會外事局長。三十三年隨委員長 蔣公赴埃及參加開羅會議，會中討論到澎湖歸還我國問題，當時為了澎湖的地緣關係，歷史淵源，不為羅斯佛、邱吉爾、史達林等所瞭解，而我屢從人員，對澎湖復亦茫然，致歸還中國，幾瀕擱置，惟獨樸老如數家珍般的，慷慨陳詞，打破了羅斯佛等對此問題的疑竇，終於獲得順利通過，使澎湖仍歸還祖國的版圖。開羅回來，調任軍委會高參委員長侍從室中將高級武官。

抗戰勝利，奉令隨同徐永昌上將參加美米蘇里艦麥帥主持之日本投降簽約典禮。此時，匪餓日熾，烟火然及大江南北，他應北平市市長熊斌的邀請，赴平就市府秘書長職，旋復應台灣省政府顧問之聘，偕眷來台，嗣又任農林公司董事長。到了四十五年，農林公司開放民營，改組為台灣省工礦企業公司，他被推為常務董事，直到他五十一年去世，沒有變更。

樸老和我，除了鄉誼以外，還有蔣羅威誼，對我愛護備至，期望殷切，在後輩中特別垂青。二十六年夏，我于役第四軍，隨同京滬考察團（上校以上組成）從貴州出發到南京，他正在參謀本部，一個晚上，我到清涼山下他的寓所去看他，和我談了很多話，我至今還記得，當時他告訴我：「中日必有一戰，而且為期不遠。這是我們存亡的關鍵，我們軍備，一切都比不上日本，只能以空間換取時間，抱定累戰累敗，果敗果戰的堅苦奮戰精神，才能爭取最後勝利」。果然，等我到了杭州，而蘆溝橋燃起了抗戰的聖火，滬戰隨即爆發，經過八年的堅苦抗戰，日本終於無條件投降，洗雪了中華百年來的奇恥。

### 對情報研究的卓見

民國二十八年，我從三戰區到重慶中訓團受訓。其時樸老任軍令部第二廳廳長，他在中訓團講授國際情報，強調情報的重要性，他慨乎言之：「目前我國一班人，不注重情報，甚有認為幹情報工作的，都是雞鳴狗盜之徒，多存鄙視，銓敘部門也不給予銓敘，就是主管作戰部門，也不重視情報的判斷，因此，一般優秀軍官，大都不願担任這項工作。他大聲疾呼：『情報第一。勝利第一』。」

這次，我在重慶勾留約兩月，先後去看過他

兩次，每次都有長時間的談話，他垂詢許多有關前方的事，當我把晉謁 蔣公時所陳述共匪叛亂及走私情形，重複向他陳述時，他非常感慨也和我道出他在職務上所體認出來的感想：

他認為我們的科技落後，趕不上敵人，蒐集情報，因多利用人力，不能多用機械力，不能爭取時效，如防空哨的報告，各國早已利用電波，探知敵機動向，又如譯密，我國還賴人工計算，各國早有電動計算器的發明，諸如此類，實無法和敵人比較，今後我們必須急起直追，迎頭趕上，才有戰勝敵人的希望。

還有：他對當時一般社會現況，深致不滿，他認為當時一般情況，正如蔣百里先生所說的：「生活條件，不能與戰鬥條件相配合」。前方將士，浴血苦戰，後方官民，圖利逸樂。所謂「前方吃緊，後方緊吃」。只計個人得失，不顧國家存亡，包苴橫行，人心沉溺，真令人痛心。

樸老為國服務四十餘年，淡泊名利，不營私財，取予嚴謹，奉公守法，恰如先總統 蔣公所昭示我們的：「置個人生死於度外，以國家存亡為己任」。在人慾橫流的今天，真是鳳毛麟角，甚為少見。

茲再將他一生行誼中，最特出的幾件事略記如下：

### 平生知外而不媚外

民國十二年，他在湖南交涉司長任內，英商哈德門香烟公司，想壟斷湖南省市場，（香烟傾銷有一定數）需由交涉司簽署，知會財政貿易管制

單位，才能生效，英商向他行賄，爲數甚巨，並挽當時政要多人，向他說項，都被他拒絕，其事遂寢。

民國三十二年，他任軍委會外事局長時，一日，英軍少校軍官，直趨他的辦公室，態度倨傲，指責該局替英軍辦理的膳食太差，氣勢汹汹。他婉言告以「事有所司，善謀解決」。那位英國軍官，態度益發惡劣。他怒形於色的問：「你們英國軍人，是否也講階級服從？現在我是中將，你是少校，如此傲慢無理，實爲你們英國皇家軍官可惜」。這樣一來，英國軍官連忙向他致歉，不歡而去。他隨即告訴屬下，趕辦移交，果然，不久，上級另派他人接任。原來那位英國軍官，回去報告他的上司，他的上司告訴我們當局，就這樣樸老輕易丟了紗帽，實則早在樸老意料中。

樸老主管國際情報，將近十年，他對國際問題，有濃厚的興趣，因他精通數國語言，平時對此一問題，便於研究，故能繼晷焚膏沉潛其中，而對世界局勢變幻莫測之研判，輒多中的。當民國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間，朝野上下，都認爲日本和蘇俄，必然會發生戰爭。惟他有獨特異議，堅決斷定日本必然採南進政策，與英美作戰，絕不會北進向蘇俄開戰。當時凡聽到他這樣論調的人，都爲之譁然，甚至有人嘲笑他沒有國際常識。但他不爲所動，堅持原論。等到後來日軍向太平洋各地攻取，才佩服他過去的看法。

又當日軍攻取新加坡時，他判斷英人絕對不會堅守，就是南太平洋所有英國的屬地，也會整個放棄。這種說法，也爲一般人所不滿。及至日人

發動南侵，如急風之掃落葉似的，不幾月就肅捲南洋所有英國的殖民地。這時大家纔欽佩他有先見之明。

### 對田中奏議的研判

世人皆知，所謂「田中奏議」爲日本侵略中

國的計劃與實施方案。但對這本「奏議」的眞假問題，頗多懸揣，而日人見其陰謀敗露，也大肆宣傳，謂田中義一是當時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，以這兩重身份，不論何時何地，都可直接向天皇面奏，決無托內大臣轉奏之理，所以可斷定這個「奏議」是偽造的。言偽而辯，世人也多信以爲眞，其後日本對華侵略所表現的事實，都和田中奏議書中所言，一一吻合，又不免疑信半參，究竟是眞是假？人莫敢斷。二十多年來，始終成爲田中奏議的謎團。民國四十二年，台北聯合報曾對這奏議的出處問題，多所報導，有的說是蔡某從日本皇宮內抄出來的。有的說林某從政友會總幹事山本條太郎家取來的。但，一經訪問林蔡二人，則都言詞閃爍，諱莫如深，令人難以臆測。樸老原是日本文學專家，對日本研究得很透澈。爲了這個問題，他曾經寫了「田中奏議與吉田茂」一文。指出一九二七年（中華民國十六年）六月二十七日，日本外務省，召開所謂「東方會議」。由外務大臣田中義一主持，這個會議，開了五次，出席者二十三人，其中有陸軍將校土肥原賢二，板垣四郎（土肥原和板垣二次大戰後，被指名爲甲級戰犯，判處死刑）野村吉三郎等。吉田茂得其丈人牧野伸顯（當時天皇的最高顧問）之支持，在會中提出「侵略中國計劃書」，獲得全場一致通過。遂作成備忘錄，定名爲「日本對華基本政策」，也就是世人所謂「田中奏議」。此文件中，最令人注意的有二：

(一)滿洲和蒙古，爲日本特殊權益，所以應使之脫離中國本土。

(二)在這兩地域間之治安維持和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，應概由日本負責。

二次大戰日本投降後，盟軍進駐日本，列國新聞記者，羣集東京。各盡其採訪之能事。其中有美國人馬克乾者（MARK GOYN）。和一個日本老人交遊，談到這本「奏議」，才得到確實詳細的解答，這老人是日本一個退休政客，當時他曾經與吉田茂協力草擬侵華計劃書。吉田於出席東方會議時，將其提出，獲得通過，定名爲「日本對華基本政策」，實際上也就是「田中奏議」的化身。以此吉田茂深獲田中義一之歡心，特別提拔，不次擢升，乃得飛黃騰達。

老人又說：「爲歷史作註解，別無所謂『田中奏議』的存在」。後來此項計劃書，不知如何，落入中國人或朝鮮人之手，公諸於世，遂稱之爲「田中奏議」。以後日本對華侵略，即循此計劃逐步實施，演成「九一八」，「一二八」，「七七」，「八一三」等事變，殺人盈野，血流成河，死亡達數千萬人，姦淫擄掠，焚燒殺戮，其殘暴行爲，空前未有，造成有史以來人類最大悲劇，誰爲爲之？孰令致之？推原罪魁禍首，不能不有恨於吉田茂爲厲之階也。樸老這篇文章，明確證實「田中奏議」的眞實擬草人，是吉田茂而不是

田中義一，田中義一不過為負責推行其計劃之人而已。樸老生前未將本文公開發表，甚為可惜，茲謹將原文一併寄請中外雜誌發表，以饗讀者。

### 老成凋謝長憶典型

樸老身體修岸，魁梧奇偉，學通中西，胸羅萬象，嫉惡如仇，落落寡合。不隨波逐流，不依人諸諾，心懷坦蕩，傲蕩尊榮；人愛之敬之，海軍中以聖人稱之。民國五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以腦溢血不治去世，享年七十有二。逝世之日，中外悼惜，函電交馳，中外報章，多關欄列論，推崇備至。家素清寒，幾難為葬，賴門人舊屬，為之張羅。卜葬於六張犁公墓。時我正于役金門戰地，聞耗馳回台北，趨極樂殯儀館，靈前一慟，不知涕淚之何從。

嘗讀宋史，狄忠武傳載：「……尤喜推功將佐。始與孫沔破賊，謀出青，賊平，經制諸事，悉以諉沔，退若不用意者，沔始嘆其勇，而服其為人……」。默窺樸老畢生，行事立身，宜若相近。

先總統 蔣公有言：「革命精神，要有革命哲學做基礎。有哲學基礎的人，一定有肯定的思想，也一定有中心信仰」。樸老因有革命哲學做基礎，所以才有革命的中心思想和中心信仰。乃能畢生堅決反共。其終生服膺 國父追隨 領袖，忠貞不二，不是一般人所能望其項背的。

法國大革命時代，有一位大思想家米拉博，他死去以後，人們對他有：「早於時代又遲於時代」的評語。樸老也真是「早於時代又遲於時代」。其幸耶？其不幸耶？

樸老逝世，已經十六年了。而今墓木已拱，低徊往事，撫今追昔，能不令人感慨萬千！茲錄「春日展樸園十三叔墓」短詩六首，以結束本文：

累累荒塚向黃昏，蔓草蠻烟欲斷魂；  
一自江山搖落後，貞元朝士幾人存。  
丹忱一片老彌堅，不慣逢迎不愛錢；  
話到降倭傷往事，凌烟勳業竟如烟。  
危蹕閑羅跡已除，長留偉績壯中華；

當時獻策人何在？墓木蕭蕭噪晚鴉。  
墓門寂寂峙高岡，山色蒼茫一徑荒；  
回首深期終有負，含情凝涕對斜陽。  
立盡斜陽思惘然，豐碑摩讀淚如泉；  
記從返璞歸真後，彈指匆匆十六年。  
依然甌脫作偏安，三十年間半壁殘；  
地下有知應太息，要憑靈爽挽狂瀾。

（全文完）

中外文庫  
之二十七

## 春申風雲

萬墨林著  
定價肆拾元

本書要目有「春申風雲」。「黃金榮和杜月笙」。「杜月笙的趣事」。「我所知道的杜月笙」。附錄：錢永銘：「杜月笙先生傳」。胡敘五：「追懷杜月笙先生」。後滕一夫撰、馮永材譯：「萬墨林在日本」，篇篇可讀，定價肆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。

喬家才先生又一名著：

## 海天感舊錄

定價肆拾元

要目：戴笠將軍策反奇勳，戴笠將軍的人情味，戴笠將軍感人的故事，山西光復前後，黃埔當年鐵與血，從羊城暴動到西子風波獄，考城戴秋陽，西安事變外一章，五百完人史詩三篇，楊立奎獨力門學聯等十篇十餘萬言，內容精彩，百讀不厭。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